

科幻小说：是变化的文学， 是现在和未来的文学

詹玲

最近译林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科幻作家、理论家詹姆斯·冈恩主编的六卷本科幻作品集《科幻之路》。这是该作品集继1997—1999和2008年之后，在中国推出的第三个版本。作为科幻入门者的必读书目、科幻爱好者的圣经以及科幻研究者的案头必备，《科幻之路》中译本的不断更新，既显示了这套作品集在世界科幻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分量，也说明了中国文学及出版界对于科幻这一文学类型重视程度的提升，同时还映证出中国科幻在经历了新世纪以来的再度繁荣后，与世界科幻交流、理解的增加以及对话能力的增强。

科幻的缘起可以 回溯至公元前2000年

冈恩熟谙科幻创作技巧、理论知识和发展历史，并很好地将其发挥到了《科幻之路》的篇目选择以及前言、作品介绍等方面。六卷本共收录了近200篇科幻短篇小说(或节选)。与欧美不少从史学视角编排、介绍科幻小说的著作不同，冈恩的编选虽然以美国科幻小说为主体，但同时也照顾到了英国科幻作为科幻文类的诞生地，且表现出独特文类色彩的特殊性，因而单独将第五卷整卷留给了英国科幻。第六卷则将目光放大至整个欧亚大陆，撷取法国、德国、芬兰、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及拉丁美洲、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的最具特色的科幻作家及作品，尽可能客观地呈现世界科幻的整体面貌，这是难能可贵的。

冈恩在每卷的《前言》部分，都写下了该卷的编选思路及总体作品介绍，不仅让读者能够整体性地了解每一卷的文本面貌，而且还能够清晰看到科幻小说某一阶段的发展轨迹。此外，冈恩为每一篇作品都写了细致的作家介绍，便于读者了解作家生平、在科幻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选本在作家创作中的价值等等。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能够高效地提炼出作家作品特色，对不同层次的读者都十分友好。普通的科幻读者可以通过冈恩的梳理和介绍，了解科幻的文类特征、发展史，感受科幻小说内蕴的独到美学特色；专业的科幻学者则可以冈恩的理论文字和编目安排上，学习科幻文学史的研究方法，比较中外科幻小说的认知差异，跟着冈恩一起思考科幻如何揭示人与人、社会以及世界等多重关系。



《科幻之路》(全六卷)
第一卷《从吉尔伽美什到威尔斯》
第二卷《从威尔斯到海因莱因》
第三卷《从海因莱因到现在》
第四卷《从现在到永远》
第五卷《英国科幻小说选》
第六卷《世界科幻小说选》
[美]詹姆斯·冈恩 主编
译林出版社2024年出版

尽管美国作家阿西莫夫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弗莱肯斯坦》被视为世界首部科幻小说，但冈恩似乎不这么认为。在《科幻之路》里，他把科幻的起源溯至人类最初的梦想与恐惧能够呈现在作品中的时代，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指出，“在过去的时代，在未来可以被人认知之前，人类就会‘写下’前往地球上遥远区域”“其他天体的游记”，“把最基础的问题和渴望汇集到想象化的叙事之中”。这些以史诗、戏剧和传说的形式写成的作品，是“科幻小说的先驱”。在追溯了源头之后，冈恩将第一部具有科幻小说特征的作品，定位为古罗马时代的作家琉善所著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比爱德华·詹姆斯和法拉·门德尔松撰写的《剑桥科幻文学史》中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起笔，还要早了1000多年，更接近于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中的早期科幻小说。或许是考虑到科幻的概念界定五花八门，也为了让自己的这一说法更有说服力，冈恩清晰地表示，科幻小说的特征在于非日常性、前瞻性等方面。在科幻故事里，“由于灾难性的自然事件，由于时间的更迭，或者由于人类活动，

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读者被带到一个与现实世界有显著不同的世界”。《一个真实的故事》之所以被放在《科幻之路》的开篇位置，就是因为该小说具有足够的、冈恩所说的科幻特质。比如小说里的“帆船和爱伦·坡的气球或者凡尔纳的炮弹没有多大的区别”，而且它启发了后世诸多科幻作家，如开普勒、艾德温·贝尔热拉克和斯威夫特等的创作。这不仅从科幻小说发展源流的角度，为一个真实的故事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文类论证，而且让我们看到冈恩对于科幻小说这一文类有着极为开阔和开放的认知视野，他认为，科幻小说“是变化的文学，因此是现在和未来的文学”。

拓宽对于科幻文类 内涵和价值特征的 认知

中国科幻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纳入科学文艺的范畴，承担着为青少年为主体的读者人群普及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重任，文类设定也自然而然地被大大压缩。20世纪的美国科幻则

不然。它既有欧洲科幻追求科学严谨性和人文精神的源头，又经历了通俗科幻的壮大和发展，因此，往往表现出更为包容、多样的文类特征；不仅有严肃的、精英化的人文思考，还有娱乐的消费色彩，对于奇幻、魔幻和科幻的界定，不像中国科幻那样泾渭分明，一些科幻作品同样具有令人惊叹的科普能力。身兼作家与理论家双重角色的冈恩，不可能不受到美国科幻创作和发展的影响，并将这样的文类认知体现在书系的编选方面。他不仅将科幻的源头延伸至琉善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而且在之后作品的选择中，充分挖掘了伏尔泰、小库尔特·冯内古特、伊塔洛·卡尔维洛、加西亚·马尔克斯等通常被列入主流文学行列的作家，以及像柯南道尔这样被认为是侦探小说家的科幻创作。这对于中国读者而言，是大有裨益的——一方面使大家认识到这些作家创作的丰富性和多面性；另一方面也大大拓宽了中国读者对于科幻文类内涵和价值特征的认知，而后一点尤为重要。

随着高科技越来越快速、深度地渗透进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幻小说承担的文学功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迎来第三次

繁荣，处于这次繁荣期的中国科幻，已经与过去的科幻创作有了极为明显的差别。不管在读者群体、科普功能的定位方面，还是在表达现实的能力方面，或是文学叙事技巧的使用方面，中国科幻都呈现出越来越开阔、宏大的创作视野。这种开阔与宏大，与冈恩在《科幻之路》中体现的视野是一致的，也更符合目前中国科幻小说已经拥有的反映人与社会现实的文类能力。但是，依然有相当多的中国读者以及主流文学领域的学者，对科幻的认知停留在儿童化、科普化的阶段。显然，这并不利于中国科幻创作的推进和发展，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科幻在网络文学领域的壮大，使得中国科幻的文类内涵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复杂。如何让读者在科幻认知层面也与世界接轨，《科幻之路》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很好的解决之道。

《科幻之路》新译 本的价值与魅力

遗憾的是，在前两个中文版本里，由于伏尔泰、小库尔特·冯内古特、伊塔洛·

卡尔维洛、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的科幻创作未获得中文版授权书，只能被删除，因此，中国读者只能看到杰克·伦敦、弗兰兹·卡夫卡等人的科幻作品，这在某种程度上没能很好地让中国读者理解美国科幻的文类界定及内涵特征。此外，像波兰作家莱姆这样分量重的作家，也因版权原因未能进入，同样影响了中国读者对世界科幻文学版图的认识，特别可惜。这次的译林版本，除了安部公房的《曲线之外》，其他作品均已获得中文版权，被收入中文版套系之内，让读者看到《科幻之路》原作几乎全貌的呈现，很好地补足了之前版本的遗憾，这是新版本的重要贡献。

与前两个版本相比，这次的新版更为规范，翻译质量总体也更高。近些年来，随着译著学术规范的不完善，作为主编的译者不再与原著编者同列编者，因此，新版本里将詹姆斯·冈恩列为编者，东方木等作为译者列出，显然更符合规范。此外，翻译方面的改动也比较大，总体来看，除考虑到阅读的顺滑性和清晰感外，保留文学的技巧和质感也是此次译者的用心所在。如第四卷中，冯达·麦金太尔的小说《Of Mist, and Grass, and Sand》之前的白锡嘉译本翻译为“雾蛇、草蛇和沙蛇”，应是基于文本里的雾、草和沙均为蛇的名字而进行的意译。郭译本则将“与蛇同体的女人”翻译为“蛇女”，以示区别。这样的翻译显然是为了让小说读起来更顺畅，不至于产生歧义，但也因此失掉了原著中与蛇共生的女人那种难以言明的蛇之本性。新版的译林版本在标题上选择了更偏直译的方式，为“薄雾、青草与黄沙”，更为诗意，也让我们能更好地体味作家赋予这些与蛇女共生的蛇的性格、能力特征以及在文本中流动的情感味道。据译者本里没有将“与蛇同体的女人”翻译为“蛇女”，而是保留了原著中的“蛇”的指称。为了区分“与她共生的蛇”，译者巧妙地使用了下划线进行标记。这样的翻译手法，显然更符合原著的意象表达。

诸如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郭建中就将《科幻之路》引入中国。此前的版本包括了冈恩的中文译本写的《中文版前言》和郭建中的《关于詹姆斯·冈恩和他的〈科幻之路〉》两篇文章。或许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两篇文章不太重要，但对于研究者而言，还是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果这套书后续有修订，能将这两篇文章也收录进去就更好了。

阅读，一生中漫长的相遇

——读张新颖《漫长相遇：书和成长的故事》

张家鸿



《漫长相遇：书和成长的故事》
张新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个人与一本书的遇见，可以是迸发火花的某个瞬间，一闪即逝；也可以是长久的相知相守甚至相濡以沫，如张新颖这般。唯其如此，他才能写出这本虽薄却厚重的《漫长相遇：书和成长的故事》。

与阅读相伴相随的是成长，尽管张新颖笔下并不明言，然而，把一本本书串联起来，串成的就是一条清晰可见的成长线索。《约翰·克里斯多夫》《喧哗与骚动》《围城》《夏洛的网》《渴望生活》《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单向街》……阅读所处的某个时间点，就是成长的紧要处。心灵被书香濡染，被书籍中某些句子撞击后产生的颤动，对张新颖来讲，是难以忘怀的点滴美好。

读初二时，在教室前面的书摊上，他买到钱锺书的《围城》，小说语言对他来讲“奇异而新鲜，有时甚至是震动”，吸引着他从头读到尾。高考结束后，他从低一年级的女生处借来包着书衣的《战争与和平》——“这个悠长的夏天，因为这部伟大的著作而显现出以前未曾感受到的辽阔和深邃，涌动着不息又踏实沉静。”这部书的阅读，成为张新颖告别高中岁月的标志性事件。在大学生

舍上铺的蚊帐里，他读欧文·斯通撰写的梵高传记《渴望生活》，读得无法停下，读完时天已亮了。1992年夏天，当了记者的他接过贾植芳先生赠予的《人之子》英文本，这本十四五万字左右、出自德国传记名家爱米尔·路德维希之手的著作，张新颖花去一年半时间，在工作之余译出。

书中所写的与某些经典作品的缘分，抑或因它们而牵扯出的事件，不止以上那些。列举顺序不必完全按照时间早晚，打乱顺序也许更能看出书籍在其生活中的无处不在，阅读在其人生许多阶段里的影响深远。在《经典，把现在的噪音调成背景轻音》中，张新颖写道：“阅读经典作品，你就得确定自己是从哪一个‘位置’阅读的，否则无论是读者或文本都会容易漂进无始无终的迷雾里。”找到成长的位置，确认书籍因之而在。寻觅书香，倾听心跳，仿佛可快速返回当年。这是张新颖在整本书里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他在写作时一再提醒自己的事情。这，何尝不是他在寻找那个或许已经消失却真切存在过的自我？

这些美好，是经典给予读者的光照。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给过无数人光照，在不同的时空里，蒙受过经典光照的无数人，成长为他们应当长成的模样。书籍濡染带来的有心灵上的质地转变，亦有容颜上的悄然转化。黄庭坚所言，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虽有夸张之嫌，却并非全无理。

这些美好，也是《漫长相遇》的书香之源。被许多经典陶冶过，并且把这种感觉，这段经历，经由自己的笔触传递给许多素未谋面的读者。书中，一定立着一个“我”，从年少轻狂到年轻稳重，从未经世事到历经沧桑，“我”被书成全，亦成为最了解书籍的那个人。如此说来，把《漫长相遇》视作别样的传记亦可，一部以阅读为主线、书籍与自我

互为主体的传记。

回忆会自动过滤。许多书在字里行间被提及，但更多的书籍则被忽略，原因不一。未被书写的这本书与那本书，以及许许多多的书，共同参与过张新颖生命的建造。它们不是不存在。写下来，是郑重的纪念；不曾写，是无声的缅怀。张新颖评价汪家明《难忘的书和插图》时所写的一段话，亦适用于他本人：“一个人青少年时代的阅读，不仅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过去的经验，还可能在成长过程中被吸收、消化，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变成了自己的现在的一部分。”更何况，阅读带来的影响，何止是青少年时代呢？那是漫长一生说不尽道不完的事。起初的起初，遇见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他根本读不下去，连第一部分都没能读完。后来的后来，他再遇该书的新译本，一读之下，竟不忍释卷。差别如此大的阅读体验，令他深深自省：“年轻时时候企羡炫目的天才，哪里有耐心体会平实生活的滋味？”从无缘、遗弃到沉浸、热爱，站在两端的是同一个张新颖，也是两个不同的张新颖。

身为现代文学学者的张新颖，骨子里是个虔诚、恳切的读者。张新颖之爱书是当然的，然而表述时他常常欲言又止，抑或点到为止，不让他情感溢出。这反而给人愈加丰富、宽广的想象空间。“漫长”是对过去的总结，其中有欣欣然的满足与感恩；也是对自我未来的期许，不需要力量来支撑，不需要热爱来鼓舞，只需如过往一样继续伴随着读者乐着即可。张新颖说：“许多年之后，也许我们已经忘记了读过的书，可是它已经把种子留在了我们身上，它持续地在我们的身上起作用，虽然我们未必意识到。”持续的作用，看的是现在，眼光所向的是未来，甚至未来的未来。那么当下呢？且尽情享受书香带来的愉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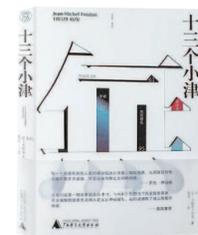
十三个小津的耳语

汪芦川

正如罗杰·伊伯特所言：“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最终都会抵达小津安二郎的视界，从而领会到电影的本质并非运动，而是运动与静止之间的抉择。”法国电影评论家让-米歇尔·付东的著作《十三个小津》就是这样一段抵达之旅。《十三个小津》是关于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电影研究专著。1949年至1962年间，小津安二郎执导了13部影片，它们分别是《晚春》《宗方姊妹》《麦秋》《茶泡饭之味》《东京物语》《早春》《东京暮色》《彼岸花》《早安》《浮草》《秋日和》《小早川家之秋》以及《秋刀鱼之味》。小津的电影以其平易近人的风格著称，故事情节简约，叙述手法质朴无华，但却蕴含了无限的深意与丰富性。该书对这些电影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思考，有助于观众更好地观赏和理解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作品。

付东在自序中道出了自己的焦虑：“我用法语为法国读者写了这本书，但现在可能是中国的读者将会翻开这些书页。这就是我的担忧，由于这是一本由欧洲人书写的关于亚洲艺术家的书，现在却是亚洲的读者将开始阅读它，所以，这种担忧就被放大了。”作为西方人，简单靠近地面的低机位拍摄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这也是其玄妙所在……”《十三个小津》中，付东多次强调自己“西方人”的文化身份，并将小津的电影与约翰·福特、让-雷诺阿、弗里茨·朗、谢尔盖·爱森斯坦、奥森·威尔斯等西方导演的作品进行对比，指出日本的“反电影”和法国的“电影书写”之间精神上的巨大默契。对于中国观众而言，付东的解读无疑为小津作品开启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这种阅读方式融合了“东方理解”与“西方视角”，当中国观众对小津作品里东方式的伦理和价值观念视而不见时，付东却揭示了其中现代性的影响，以及小津对社会变迁的虚构性真实描绘。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共存共生的关系使小津美学能够持续影响世界。付东通过引用朗格卢瓦的观点进一步强调：天才的本质，正是艺术的生命所在。

“自省”是《十三个小津》中的另一个重要关键词。付东用一种近乎苛刻的尖锐态度审视他的早年电影经验：如何看待过去的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过去的电影认知。在引言《关于小津安二郎及他的电影世界》中，付东以“青春期的



《十三个小津》
[法]让-米歇尔·付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小津安二郎电影中“家”的场景